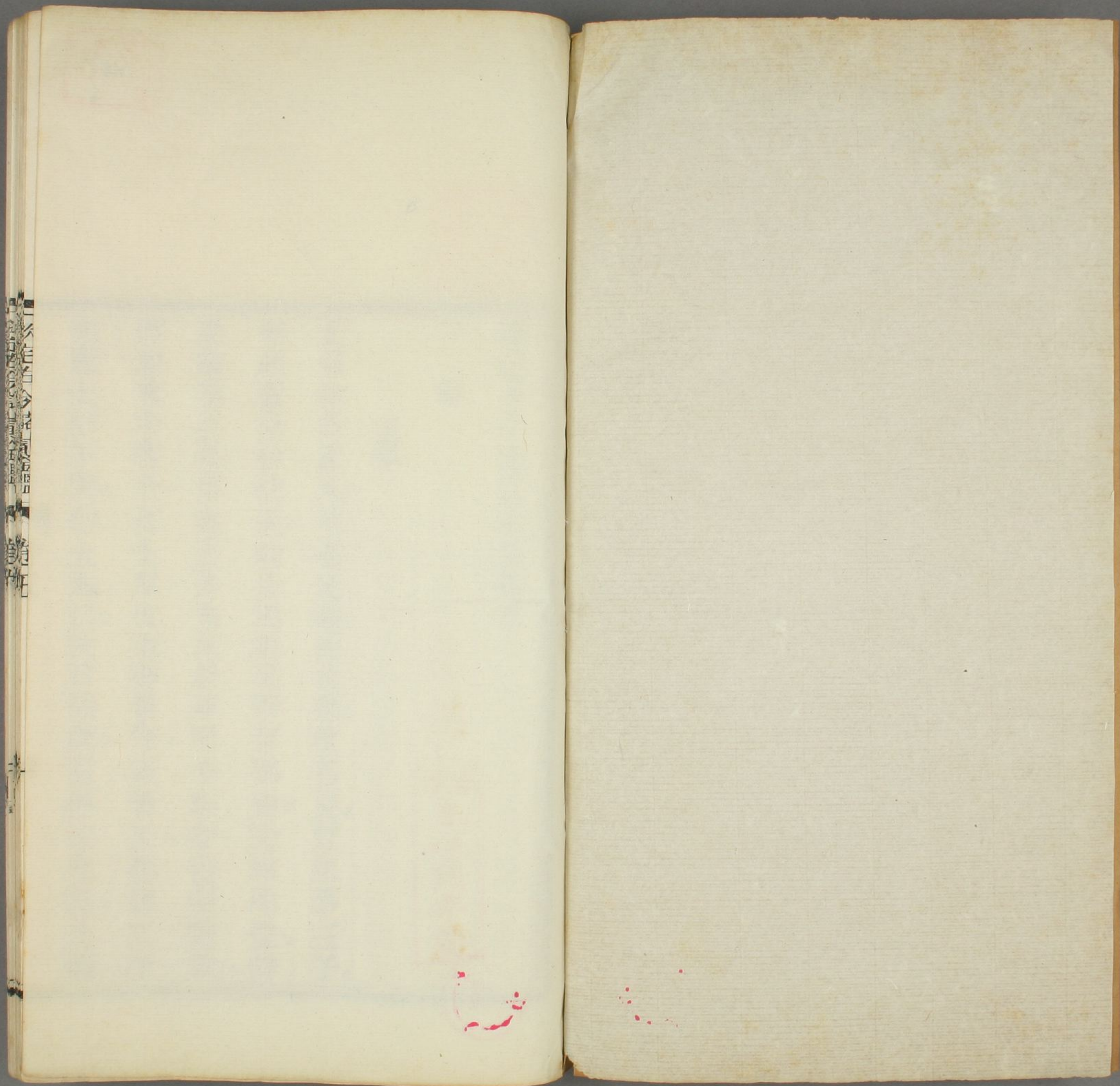


74
6277
4

頁





門 7 4
號 6277
4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五

宋



去五味均平藏

太宗

太宗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後改名昞。宣祖第三子。母昭憲皇后杜氏。初仕周。為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拜殿前都虞候。累進大內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征太原。改東都留守。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



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受命。后因顧樞密直學士趙普。謂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卽榻前爲誓書。普於紙尾署曰。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開寶九年冬。太祖屬疾。王在南府。命宦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後。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狀。既而上引柱斧。截地大聲。謂王曰。好爲之。帝崩。卽皇帝位。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

封齊王。先帝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遂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四年。帝北伐。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常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諡曰懿。後改吳王。又改越王。

尋以平北漢功。進齊王廷美爲秦王。七年或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先是盧多遜專政。屢譖趙普。謂普初無立上意。普深銜之。會普再相。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尙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等六人。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

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至是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勒廷美歸私第。詔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公主號。降右監門將軍韓崇業。爲右千牛衛率府率。仍去駙馬都尉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司戶叅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叅軍。皆秦王廷美官屬。

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廷美居西洛非便，復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憂悸成疾而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真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遂下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謚

曰悼。後上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不果。卽詐稱疾於邸，俟朕臨省，因而爲變。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廷俊亦但從貶宥，朕於廷美，蓋無

負矣。言未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初。昭憲太后遺命。蓋欲太祖以次傳位。故帝卽位之初。卽令廷美尹開封。迨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疑以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預聞顧命及先朝上表自愬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匱得誓。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

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他日。帝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普之爲也。帝在位二十二年。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崩。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真宗卽位。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贈兄德昭爲太傅。元符三年。改封秦王爲魏悼王。魏王爲燕昭王。

臣等謹按以弟嗣兄。非繼體之正。杜太后祇知國有長君爲社稷福。不知以次傳位。迭啟猜疑。易滋禍本。太祖之曲從亂命。趙普之預立誓書。胥失之也。史家於光義嗣位。每多微詞。

御批通鑑輯覽。謂燭影斧聲。乃李燾長編污蔑太宗之語。証以宋史不書。益明其妄。第太宗卽位以後。自私其子。猜忘日深。聞軍中有立德昭之語。意爲不懌。其論太原行賞。初非過舉。乃操之已蹙。致德昭

不得其死

御批謂軍中謀立。本無形迹。或讒人構釁。揣測而爲之。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爲。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允爲春秋誅意之論。至廷美得罪。成於趙普。蓋預窺太宗有渝盟之意。故輾轉誣陷。冀得固寵取容。觀其一誤再誤之對。與榻前作誓。前後異轍。如出兩人。伏釋

御批以趙普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以察奸變。繼乃

欽定古今諸事金鑑 卷五 六
構成冤獄。圖報夙嫌。而於廷美略無顧忌。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之于死地。則天良漸滅。誠論語所稱鄙夫無所不至。

丹毫評騭。斧鉞昭然。豈爲大臣受顧命者所宜出此。夫傳位至重。雖嗣服承祧。尙不宜顯行冊立。致召釁端。豈有經歷數傳。由弟及姪。欲奉太后遺言。保其勿替。烏可得乎。是故宋室之禍。昭憲啟之。太祖成之。若趙普者。徒自爲身計。既負太祖誓言。又陷太宗於不義。律以苟息忠貞之誼。其又何辭乎。

元

裕宗

裕宗諱珍戩。原作真金。今譯改。世祖嫡子。母昭睿順聖皇后鴻

吉哩氏。原作弘吉刺。今譯改。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

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敕。每月必再至

中書。十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十六年秋九月詔太子參

決朝政。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啟後奏。時阿哈瑪特。原作阿哈

馬。今譯改。擅國太子惡之。未嘗少假顏色。十九年春三

後倣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五
月皇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哈瑪特留守京師。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詰問不伏。著復矯太子命。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擊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

承張惠。是時高觴。張九思宿衛宮中。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多就擒。時帝在察汗淖爾。原作察罕。今譯改聞之。即遣和爾果斯。原作和禮霍孫。今譯歸討。為亂者皆棄市。和爾果斯入相。太子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誠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阻撓。我當力持之。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合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悉却之。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憚進承

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服。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於時世祖春秋高。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二十年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言事者。請禪位于太子。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奏。不敢遽聞。而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世祖大怒。太子益懼。未幾。遂薨。太子初爲燕王時。劉秉忠薦中山王恂輔之。又嘗

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爲世所稱。成宗卽位。追諡文

惠明孝皇帝。

臣等謹按裕宗爲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政柄所歸。中外聞風畏忌。固其宜也。阿哈瑪特當國卽久。威福自專。人心憤怨。已非一日。乃奸人王著等。僞托太子名。得召而殺之。雖阿哈瑪特罪惡貫盈。死有餘辜。亦可見太子專權擅命。舉朝但知有太子。不知有世祖矣。厥後臺臣奏請內禪。事屬

非常阿哈瑪特之黨。乘機構釁。以太子之賢。竟至
憂懼不安而卒。論者惜之。

御批通鑑輯覽。謂內禪本非臣下所宜請。珍戩之禍。不
始于請禪之日。而伏於預參朝政之時。且我遇是
禮亦當如是。豈為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養
德承華。羣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特之事。奸徒亦
何由假名以釀禍機。恭繹

聖訓。所以咎始謀之不善者。至深切矣。

阿裕實哩達喇

原作愛猷識理達
臘。今譯改。後倣此。

阿裕實哩達喇。順帝長子。母鄂勒哲呼圖克。原作完者
忽都。今譯

改皇后奇氏。至正十三年。詔立為皇太子。帝在位久。怠

於政。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所臨決。后與太子遽謀

內禪。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召至宮。舉酒申前意。太

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

親暱。御史中丞圖魯特穆爾。原作禿魯帖
木兒。今譯改。未及奏而所

令御史被遷官。太子疑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原作也先
忽都。今譯

改後。泄其事。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
原作紐的。該今譯改。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故太子未得逞。十九
 年十二月。太子以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
 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杖殺之。二十一年九月。阿勒呼
 木特穆爾。原作阿魯輝帖木兒。今譯改後做此。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
 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會有引兵縛阿勒呼木
 特穆爾至軍前者。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宦者保布哈。
原作朴不花。今譯改後做此。托歡。原作橐驪。今譯改後做此。內待太子。外納綽斯

戢。原作擗思監。今譯改後做此。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
 意。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極諫。太子怒。令御
 史大夫魯達實。原作老的沙。今譯改後做此。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
 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
 奏者皆許啟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
 臺臣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帝又令
 魯達實諭旨。祖仁復上疏諭之。帝大怒。祖仁等皆左遷。
 時魯達實力持其事。太子惡之。譖于帝。遣歸。初綽斯戢

徇太子旨証魯達實及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鍛鍊具
 獄。帝知其無辜。諭太子寤其事。太子不從。綽斯戩保布
 哈皆附太子。必窮究之。額森呼圖克等貶死。又圖沁特
 穆爾。原作禿堅帖木兒。今譯改後倣此。先與中書左丞額森布哈。原作也先。
不。花。今譯改後倣此。有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囉特
 穆爾。原作索羅帖木兒。今譯改後倣此。素與圖沁特穆爾善。遣人白其
 非罪。太子怒。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奪其兵。博囉特穆
 爾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特穆爾。今譯改後倣此。討之。博囉

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綽斯戩所為。令圖沁特穆爾舉
 兵向闕。知院伊蘇。原作也速。今譯改。等迎戰。不利。太子率兵出
 古北口。東走興松。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遣人即軍中
 問故。以必得綽斯戩保布哈為對。乃執二人畀之。皆為
 所殺。復博囉特穆爾官。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並授
 平章政事。引軍還大同。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
 還宮。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博囉
 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魯達實。復

大舉向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博囉特穆爾既專國。數遣使請太子還。不報。二十五年。太子發諸路兵進討。博囉特穆爾怒。僞爲皇后書召太子。遣兵攻上都之附太子者。七月。博囉特穆爾魯達實。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九月。太子還大都。方太子之奔太原也。欲謀自立。及還宮。后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太子深銜之。二十八年。明兵大至。

帝同太子避兵北行。京城陷。後二年。帝殂。太子從數十騎遁。

臣等謹按順帝預立太子。令其臨決軍國重事。是權已下移。兼以帝在位久。怠於政事。遂寵結近侍。讐害廷臣。諸形悖戾。建儲之弊。至斯極矣。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子與奇后。初旣思爲內禪之謀。繼復圖爲脅要之舉。其不知有君父。逆惡已無可解。坐致奸徒橫恣。內亂迭生。宗社淪亡。流離遁去。良

由順帝孱弱。事先不能防。禍至不能救。誠如

御批所引荀卿之言。父報讐而子行刦者也。可不戒哉。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六



明

惠帝

惠帝諱允炆。太祖洪武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孫。太祖子懿文太子標第二子也。先是太子卒。帝謂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燕王名棣。太祖第四子也。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既立燕王。置奏晉

二王於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遂立允炆爲皇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太孫卽位。先是黃子澄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方帝爲太孫時。嘗語之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及卽位。命子澄與齊泰同參國政。是年秋七月。周王橚子有爨。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泰與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命

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執周王以歸。廢爲庶人。時用事者多議削藩。燕王棣自帝爲太孫時。卽懷窺覬。及是。僧道衍勸棣舉事。棣一切陰事。皆與道衍謀。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用齊泰議。更置守臣。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司。並受密命。伺察燕事。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謝貴。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棣乃用道衍計。潛納勇

金史卷之四十一 卷六
二
士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爲縛官校置庭中。給貴曷入。執殺之。舉兵反。乃上書於朝。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稱其兵曰靖難。書聞。帝削棣屬籍。廢爲庶人。命耿炳文帥兵討之。八月。炳文敗績。召還。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二年夏四月。景隆兵敗。奔德州。冬十月。詔景隆還。三年冬。棣大舉南犯。四年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穗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

臣等謹按明祖以名都大邑封諸子。致燕王恃其強盛。骨肉相殘。遂成篡逆之禍。論者知其誤於建藩。而不知更誤於立孫也。惠帝以柔懦之姿。仔肩重器。設果在位永年。其措施遠不如成祖。當時太祖蓋預料及之。乃狃於經生之言。雖屬意長君。不敢輕違古制。其實立孫本非經訓。且建儲密議。亦非廷臣所宜參預。明祖心知其不可。顧委曲遷就。不得已而立之。真所謂徒博虛名。而昧於遠慮者。

也。

御批通鑑輯覽。謂神器當擇賢而昇。燕王素稱才武。明祖自當內斷於心。付託得人。可弭他日骨肉之釁。况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既知長君爲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向廷臣婉轉曲詢。三吾不過樂太孫寬原。乃敢僞托禮文。陰撓大計。罪不容誅。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於授受。當斷不斷。實階之厲。敬誦之下。仰見

皇上洞灼幾微。窮原探本。爲從來史論所未及。至太孫在東宮時。卽以諸王尊屬。擁重兵爲慮。嗣位以後。輕信齊泰黃子澄諸人。自速覆敗。誠不知度德量力者。燕王陰險猜忌。當太孫未立時。卽萌覬覦。迨削藩議起。更得籍以有辭。遂致躬行篡奪。肆意誅戕。殊無人理。

御批於燕王之罪。不稍寬假。而建文之柔闇失德。齊黃之輔導無術。咎無可辭。要其致亂之故。實由明祖

輕易建儲。自貽伊戚。御批以建儲建藩二事。皆必不可行。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

仁宗

成祖永樂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爲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爲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復問黃淮。伊昌隆對與縉同。帝意乃決。七年二月。帝北巡。命吏部尙書蹇義。兵部尙書金忠。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右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詔惟
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
分。九年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爲皇太孫。十一年帝如北
京。皇太孫從。仍命皇太子監國。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
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
繫。特宥士奇復職。時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以勳舊不
問。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舉
家連坐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

獲全。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將廢爲庶人。皇太子
力救得免。徙封樂安。帝北巡。復命皇太子監國。十六年
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
人。帝怒。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於獄。殺之。二十年春。帝
自將征額魯特。命皇太子監國。九月。帝還京師。太子屢
遭讒搆。帝以楊士奇輔導無狀。下錦衣獄。禮部尙書呂
震壻張鵬朝叅失儀。太子宥之。帝怒震。命與吏部尙書
兼詹事蹇義同下獄。罪義不匡正也。尋皆釋之。二十二

年春正月。復詔北征。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輔太子。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八月。太子高熾卽位。是爲仁宗。在位一年崩。太子瞻基卽位。是爲宣宗。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自徙國樂安。益怨望。帝卽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金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四哨。除授尙書都督侍郎。遣人約山東都督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

史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高煦遣親信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賜高煦書。高煦盛兵見之。遣百戶陳剛。賫奏至。索誅奸臣。多所指斥。帝與夏原吉。張輔定議親征。帝至樂安。高煦降。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後數年甯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於地。帝

金定一傳
卷六
七
大怒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令積炭於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臣等謹按成祖以英鷲之姿。入承大統。起事之初。深器高煦。以爲類己。本無知人先見。及乎卽位建儲。不內斷於心。顧與廷臣輾轉定計。雖太子仁孝。與好聖孫之對。出於公論。然儲位重器。本非可宣言冊立。集羣議而用之也。成祖每值巡行。卽敕太子監國。事權所繫。詎免擅專。高煦入譖於前。高燧

進讒於後。屢撓帝怒。譴及宮僚。成祖於父子之間。幾不能諒其心跡。幸太子賢孝。輔佐有人。得以瀕危卽安。否則跡涉嫌疑。未有不遭誣搆者。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立儲已鮮善全。監國尤易招疑釁。卽摠師以出。大事固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合在潛勿用之人。摠攝朝政。使媒孽者藉以有詞。允爲古今至鑑。至高煦賦性兇頑。當仁宗監國時。逆迹已著。賴太子營救得免。乃奪嫡

之念未嘗一日忘。洎乎洪熙短祚。宣德元改。卽顯
然謀叛。可云稔惡不悛。

御批謂太子不念譖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然國
典所在。豈容參以私情。坐使梟獍性成。他日逍遙
見繫。身隕銅缸。則先朝姑息實貽之害。所以厚責
太子者。至當不易。總由成祖建儲伊始。機事不密。
高煦窺測有素。是以潛蓄異謀。歷數十年。曾不少
息。成祖旣明立太子。又預立太孫。自謂詒謀甚善。

不知兩朝之亂。卽基於此。

御批謂太孫名號。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用之。彼時
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爲典要。况建文之鑿
匪遙。成祖尤不宜循革除故事。若逆料高煦他日
必爲不靖。預正名分以杜之。則已旣蔑成命而萌
逆志。又安禁其子之不效尤。

聖人立論之精。垂訓之切。誠萬世所宜法守也。

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無瀆擾。二十年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豫教太子。貶秩調外。於是六科給事中各具疏論救。而孟養浩言尤力。詔削籍爲民。二十一年春。王錫爵入閣。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命有司具儀。諫者甚衆。帝迫於公議。追寢。

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是年冬。王錫爵復力請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尙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次年。遂命皇長子出閣講學。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二十八年冬。給事中王德完復疏請立太子。帝震怒。廷杖除名。廷臣論救者甚衆。帝諭廷臣慎無。

金定石今諸試金鑑 卷六 十一
濱擾如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二十九年冬。始立常洛爲皇太子。時太子年二十。羣臣
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敕。請下禮部具儀。而廷
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
事。是降儲君爲國王也。帝意亦悟。命卽舉行。同日封常
洵爲福王。並冊封諸王。營福王邸第。費二十八萬。路費
三十萬。十倍常制。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奏。置勿省。
三十一年。獲妖書。初。刑部侍郎呂坤。嘗撰閩範圖說。太

監陳矩。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或爲之跋。
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
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寔藉此爲奪嫡地。妃兄國
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
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
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
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畧言帝立東
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

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素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爲正域鯉所造。先後捕逮雜治。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曠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脅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錢夢臯。康丕揚。合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

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力請福王之國。帝以明春爲期。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內侍與奸人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曰。乾疏不宜發。而別語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以息羣喙。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應年礦稅使所進珍

奇羸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四十年夏。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入宮門。擊傷內侍。至殿前階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按其迹若涉風癩。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兄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癩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覆訊。一

如廷元指。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案。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甚悉。之案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癩狂。乞赦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怒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福王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縣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遂以風癩爲定案。越數日。問達令員外郎陸夢龍。與

十三司會鞠。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多侵國泰語。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直毀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無株連。帝乃御慈甯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列左階下。召太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

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風癩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四十八年秋七月。帝崩。太子

即位。改元泰昌。在位一月崩。

臣等謹按神宗以鄭妃之故。寵愛福王。光宗地居冢嗣。至十三歲。尙不令出閣。講學。維時在廷諸臣紛紛建議。請立太子。坐爭國本。得罪竄謫者踵相繼。蓋神宗當皇太子未立之時。卽宜於諸子中。慎簡輔佐。養德深宮。然後察其材地。徐擇賢而立之。卽果屬意福王。尤宜教之以正。俾小心斂抑。勿致驕盈。卽不明立太子。中外誰得而測之。乃徇私溺

愛。於元子待遇殊薄。遂令廷臣妄生窺測。斤斤以冊封儲貳爲當時急務。及儲位已定。猶以保護東宮。動輿大獄。究之廷議。呶呶不過隨聲附和。未有能深思遠慮。善謀家國者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其時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近理。神宗惑於內寵。於養正育德。概置弗問。何怪光宗身處危疑。毫無動忍。一臨御而不能自主。福王出就藩封。侈逾常制。膏腴鹽筴。適足啟驕。

奢貪恡之漸。厥後羣盜生心。卒以象齒自焚。可謂
詒謀不善大哉。

聖言於明代君臣之失。衡斷不爽。若妖書詛咒。事涉曖
昧。而挺擊一案。尤莫須有之事。

御批謂福王之國。定期屢易。廷臣疑其逗遛。意在奪儲。
交章敦促。已屬過當。乃奸人從而效尤。逞其簧鼓。
實由法令之弛。至妄男子闖入禁門。罪有應得。風
癩與否。本無事。深求當時好名者。欲以安儲自任。

遇事生風。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
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以文偽調停。建儲流弊。無
所不至。所以
垂示方來者切矣。

					<p>池不陸以</p>	<p>曲來全。故曰。父子之間。以文翰贈答。數謝。或致。</p>	<p>懸。生風。來。中。浦。林。必。於。至。尊。細。神。府。湖。東。宮。</p>
--	--	--	--	--	-------------	---------------------------------	------------------------------------------

